

屠格涅夫選集

V

煙

本書人物表

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里維諾夫（格里夏）

泰雅娜·彼得羅夫娜·薛斯宅夫（泰雅·泰悌安娜）

格里哥利的未婚妻

喀比多里娜·瑪爾珂夫娜·薛斯宅夫

泰雅娜的姑母

伊麗娜·巴夫洛夫娜·鄂西寧

樊萊黎·弗拉遜米羅維奇·賴米羅夫

伊麗娜之夫

蘇崇·伊凡尼奇·坡圖董

伊麗娜之友

羅斯蒂斯拉夫·巴倍夫

熱情家

塞蒙·揚科夫列未奇·伏羅希洛夫

單官學校頭名畢業生

斯丹賁·尼哥拉伊奇·谷柏麥夫

假斯拉夫主義者

瑪得羅娜·塞蒙諾夫娜·蘇亨威訶夫

好心腸的寡婦

底提·辛達舍夫

賭棍

比須察金

農事調停局局員

英譯本序

「煙」初刊於一八六七年，在屠格涅夫和維爾鐸一家朋友們定居巴登數載之後。當時的巴登是俄羅斯各種社會團體常臨聚集的地方，屠格涅夫得於逸暇中從容觀察在異邦人品評的眼中所見的本國人。所以這本小說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最富世界性的。在薩爾的歐羅巴上流人物的大社會背景中，小輩的典型俄羅斯人，青年俄羅斯團的會員，是以爽截明快的手法雕鏤了出來。「煙」作為歷史的習作，雖則不及父與子和處女地重要，但對於俄羅斯人言，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這稱之為「過渡時期」，也不為虛，因為書中所描繪的世代，正介於六十年代的早期哲理虛無主義和七十年代的訴諸實際行動的政治性質的虛無主義之間。

雖則「煙」的時代俄羅斯的思潮顯然是過渡性質的，屠格涅夫憑着那種使第一流

藝術家有別於第二流藝術家的才能，憑着那種能從撲朔迷離捉摸不定的動態中抉擇精要的才能，一語破的地把斯拉夫的劣根性，意志薄弱的劣根性暴露了出來。「煙」是一種非難，一種正當的非難，不獨對於青年俄羅斯團，而是對任何團體；不獨對於新的或舊的理想，而是對那種頹唐軟弱，昏沉呆蠢，無端着惱的卑屈的斯拉夫性格，那種論人論事則談吐風生光芒萬丈，而終局則往往一事無成的斯拉夫性格的非難。「煙」是一種非難，辛辣而同情的非難，對於一個目睹同胞們的弱點因而日趨失望，同時爲了同胞們的罪孽深重而對國家益發眷懷的男子的非難。「煙」是徒尚清談的世輩的針砭，一個痛心疾首於社會改革家和反動分子的叨讟，從孩子輩的身上省記起了父輩的罪孽，不禁對斯拉夫血液中的遺傳罪惡起了鄙夷之心的男子所下的針砭。這一回是不容妄事批評者來責備作者的偏頗了。「時日易喪」，這嗟怨之聲是對貴族官僚和革命家雙方而發的。作者的鞭笞使用得那麼巧妙，每一打擊都落在雙方的背上。「煙」是彌可珍貴的政治諷刺作品；單就爲了這一點，在小說界中也是出類拔萃的。

「煙」的聲名是喧噪一時的，但是攻擊牠的叫罵怒罵聲更來得喧噪。本書的出版劃定了屠格涅夫和青年俄羅斯團最後一次感情破裂的鴻溝。下輩青年人永遠也不會原諒

他，爲了他描寫了古柏廖夫，巴倍夫，伏羅錫洛夫，和蘇亨威訶夫夫人——這些典型，在當時任何革命團體和非宗教團體中間是不可勝數的。也許，在屠格涅夫進了墳墓——那兒，寬恕展開完美之花——之後，會被人們原諒。這可不是屠格涅夫的過錯。在他的最後一本小說處女地中有了極佳的證明，證明了青年俄羅斯團是偏見的。

把事情的原委說個明白罷。「煙」不是當時青年俄羅斯團的全部寫照（還不到時候）；因此，屠格涅夫降而求其次，頂好是從事駁擊那些吹牛大家，招搖撞騙者，和一羣附和他們的淺薄無聊的清談者流，連同那放任派^①的空洞公式。這種駁擊無可避免地招致了「爲不朽的事業」而工作的青年熱情家們的憤怒；而俄羅斯的「不朽事業」又無可避免的老是和古柏廖夫之流糾纏在一起，正如不多年前，法蘭西的改革和布蘭若^②等糾纏在一起的一樣；屠格涅夫晚景二十年中聲譽的衰落，都是由於他的坦白和對於俄羅斯自由主義的灼知。這也是無可避免的。被你曾經造福過的人宣判死刑，是凡具有偉大單純的

① 放任派：Laissez-faire party 主張對人們的勞動，生產，採取放任，不受政府干涉。——譯者。

② 布蘭若：George Boulanger, (1837-1891) 法國大革命時變節的將軍。——譯者。

心的人們的榮譽的十字章。

雖則「煙」裏面瀰漫着政治舞臺的酸辛氣味，雖則牠的開端和結尾都是籠罩在俄羅斯的黯黑的不能解決的問題的氛圍中，可是，書中的兩位主角，里維諾夫和惹麗娜，並不是政治人物。總算他們微幸，借古相廖夫的話來說，他們是「屬於未成熟的一輩的。」里維諾夫這角色，只消一句話便可以把他交代。他是屠格涅夫所喜歡的典型男子，一個和他自己的性質相近的人物。溫和，沉靜，富有同情。屠格涅夫時常描寫這樣的人物；比方貴族之家裏面的拉夫列斯基，是里維諾夫的堂兄弟，一個年齡更大更陰鬱的男子。

但是惹麗娜——惹麗娜是無雙的，屠格涅夫在她的身上完成了她的典型，把她寫成了一個妖媚玲瓏的害人精。惹麗娜將永遠地卓立在偉大藝術品的陳列館的長廊中，展開那種只消一顧盼便勾去里維諾夫半個靈魂和對泰悌安娜的愛的謎般的微笑。她這作品的特殊成就便是她搓捏了恰好等量的「善」和「惡」，使得善女人在她的身邊顯得平凡而壞女人則出落得不自然。尤其是，爲了不可抗拒的天性，她徘徊取舍於里維諾夫和她自身之間的進退維谷之境，益令人們想像她是萃「善」「惡」於一身。她熱烈地渴想做得高貴一點，替女人的心獲得愛情真諦的理想；但是她只有把她所愛的男子弄得顛顛

倒倒的本領。她能夠做他的泰悌安娜麼？不對任何男子都不。她生來便是叫人墮落，可是她自己却永遠不會墮落。當她第一腳踏進風命無緣的歡樂，便替她自己種下禍根了。她永遠不會把她整個的心完全獻給她的戀人，她可是永遠被人迷慕的。

此外，她的才情，她的冷傲，她的美麗，使她保持涓潔，不受那些出於無心的邪思的影響。這樣的女人是和托洛伊的海倫般的自古有之而又罕遇的。這樣的女人常見之於偉大的皇公世子的情婦們中間。而這被屠格涅夫取作惹麗娜的模特兒的，便是亞歷山大二世的情婦。

論到次要的脚色，泰悌安娜是屠格涅夫的神筆的一個驚人的例子，只用半來打的筆觸，就把整個的性格描繪了出來。讀者就好像和她平生厮熟似的：她的家庭生活，她的姑娘時代，她的溫良品質與特殊的生活方式，都底細地知道了；而她僅開口過兩次或三次。坡圖風只是里維諾夫的憂鬱的影子，但是很難說出這人物的描繪是一種多麼周至的藝術的精微。這位早衰的男子，假惹麗娜之手，事先把他的影子投在里維諾夫的前途上。如果屠格涅夫把坡圖也當作一個通常人物來描寫，就會使這小說流於平凡，失去微妙的勻稱，因為坡圖只是陪襯鮮明的人物的淡影而已。

就爐火純青的寫作技巧的傑作一例言，「煙」是經得起嚴格的檢查的。小說中明快秀麗的文采掩護了真實的力量，政治的辯難是毫不費力地穿插在戀愛故事中間，許多不利的批評得完全閃避開了；同時最錯綜複雜的步驟是當着憤怒的敵對者羣的面演出的，扮演者得安全地含着微笑退下舞台。這文筆，把薏麗娜蠱人的妖媚結果却寫成了並無其事，而里維諾夫追求赤誠的苦苦掙扎終歸團圓——這文筆，把這兩條線索交織着結纏着，直到本書中隱約的政治使命滯染上了言情的色彩，是纖細得如同只在森林的清朝閃爍了一回的銀色的蛛絲，成了記憶中的夢影，不留一絲痕迹。然而這本書，其中可以體味到風雨如晦的悲涼和秋風落葉的急驟，却是一個可恥的意志薄弱的熱情的故事，這熱情，正如屠格涅夫所說，斷送了生活，使之墮落，使之卑污。「煙」是文學作品中「熱情」的主觀的心理描寫的最佳模範，以法蘭西藝苑中的詞句，客觀地，清清楚楚地剖析了出來。牠的特點——我們不說是牠的優點——就在於牠的明澈，透徹，最隱昧的心裏現象，借着與日常生活活平凡意義的關連，被分析了出來。恰正在這一點心理分析上，託爾斯泰的筆尖滑走了，不能使讀者心折，也正在這一點心理描寫上，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分析似乎有點過火而譴，好像一個在霧中摸索的迷途者，屠格涅夫從外面的世界給內在的世界投下一線輝光，

把這兩世界照得通明，顯出不濃不淡的本色。事實上，在近代的偉大藝術家們中間，要找出天生內心智慧和外表才華得到平衡的人們是不容易的。只有希臘人，給這世界帶來了個人創作的和鑒定的智力臻於完全諧和的偉觀，這是他人望塵莫及的地方。「煙」所表現的特殊的小說形式，（斯拉夫式的，藉着他們擅於心理描寫的天才）從頭到尾，在傳達思想和處理題材的方式上，都是古典的；屠格涅夫的魅力，平衡凌駕乎他的題材中勢所不免的病態之上，而有過之。

所以「煙」無論怎樣看法，是一本不朽的典籍。

一八九六年一月愛華德·加爾納序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時，巴登巴登著名的「塞喧廳」前面，聚集着很多人。連日天氣晴和，周圍的萬象——蔥蘢的林木，這歡樂的城市的明潔的舍宇，和蜿蜒起伏的羣山——一切，都在煦和的陽光下，洋溢着休沐日的喜氣；一切好像微笑着，帶着悠然自適的，迎人欲語的情態；人們的臉上也浮現着同樣的描畫不出的快樂的笑顏，不論老的，少的，俊的，醜的，都沒有兩樣。就是那些巴黎娼女們的塗滿了鉛華和脂粉的臉，也沒有使這生意味欣的大千氣象減色，她們的五顏六色的飄帶和羽飾，帽子上和面紗上閃爍着的金黃的鏗亮的星點，令人不禁連想起春雨汛中姹紫嫣紅的花朵和翔舞着彩虹般羽翼的羣鳥。但是那些從四面八方飄送過來的乾澀的，喉音的法蘭西語，可夠不上鳥兒的歌聲，連比也不能比。

一切無改常度地進行着。天幕底下的音樂隊，最先奏着托拉維亞泰①歌劇裏的一支雜曲，接着是史得勞斯的瓦爾茲，②繼後是一首俄羅斯歌，歌名告訴她，是一位賣氣力的樂隊長把它譜入管絃的。賭廳裏，圍繞着綠色的檯面，擁擠着老是一樣的幾個熟稔的面臉，帶着同樣愚純的，貪婪的，三分驚呆，四分着惱，完全貪得無厭的表情，他們都是賭得入了迷，各人弄成一副尷尬相，就是最貴族氣的也免不了。這裏坐着我們的老賭客，那位胖胖的服裝非常時新的從泰卜夫來的俄羅斯地主，圓睜着眼睛，胸口貼靠在桌邊，以莫名其妙的癡癲似的忽遽，當收賭注者們高聲大喊說“rien ne va plus”（「什麼也不行了」）的當兒，也不顧他們的冷笑，用汗濕的手把金路易③一大堆一丸堆的押在輪盤的四角上，這一來，

① 托拉維亞泰 *Traviata* (迷途者) 意大利三幕歌劇，F. M. *Piave* 編劇，G. *Verdi* 製譜。取材於小

仲馬之茶花女。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在威尼斯芬尼新劇院 (*Teatro Fenice*) 處女上演。——譯者。

② 史得勞斯 (*Johann Strauss, 1804-1849*) 奧國作曲家。有「瓦爾茲之王」之稱。作品不下二百五十餘篇，以瓦爾茲 (一種圓舞曲) 占多數。——譯者。

③ 金路易 (*Louis d'or*) 法國古金幣。始鑄於一六四〇年路易十三在位時，一七九五年廢止。——譯者。

縱使他運氣頂好，也莫想贏錢的了。這樣的濫賭可並沒有絲毫妨礙他在當天晚上，以無偏頗的激情，極口奉承科珂親王的意見。這位科珂親王，是在野黨貴族著名領袖之一，他有一次，在巴黎瑪蒂爾特公主的客廳裏，很幸福地得能當着皇帝的面說：“*Madame,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ie.*”（夫人，財產私有的原則在俄羅斯是連根動搖了。）靠近俄羅斯樹，*à l'arbre russe*，我們親愛的俄羅斯男同胞們和女同胞們都照着往常的習慣聚集在那裏。他們傲岸地輕慢地風度翩翩地走攏來，大模大樣地溫文爾雅地互相招呼，儼然是當代文化最高層的人物。但是當他們碰面了，坐下來了，他們便完全不知所措，彼此找不着話說。他們只得拿一些可憐無聊的胡扯或者是從一位迂腐不堪的法蘭西沒落文人口裏聽來的一些極下流極平淡的笑話自足了。這位法蘭西佬曾做過新聞記者，是一個多嘴的小丑角，不成樣的小脚版套着一雙猶太式的靴子，卑賤相的瘦臉上留了一抹可厭的老鼠鬚。他把查利梵里①和丁泰曼黎②的古老解頤

①查利梵里（*Charivari*）1833年法國 *Charles Philipon* 等創辦之雜誌。原為政治評論，迨一八三五年言論被壓迫，乃流為漫畫諷刺刊物，類皆取笑小市民階級的。——譯者。

錄當中的一些胡謔說給他們——à ces princes russes（說給這些俄羅斯公子皇孫們）——聽，而他們，Ces princes russes，（這些俄羅斯公子皇孫們，）軒然噴出感激的大笑，好像不由得他們不承認異國的談諧到底是高明得多多，而他們自己是絕對沒有本領創造出什麼有趣的笑話兒來的。可是這兒的人物幾乎都是我們社會的 *fine fleur*（名花，）「全是上流人物和時尚之鏡。」這一位是X伯爵，我們的舉世無雙的多才多藝者，一個深有音樂天賦的人，他常常像煞有介事地坐在鋼琴前面，「誦誦」着什麼歌曲，但是事實上沒有一次不是手指在鍵盤上瞎摸一通，連兩個不同的音符都分辨不清楚，他唱的謬兒，有幾分像落泊的吉卜西人，又有幾分像巴黎的理髮匠。這一位是迷人的Z男爵，不論在那一方面，文學，政治，演說，偷牌，都是拿手。這一位，乃是Y親王，宗教與人民之友，他在酒精專賣的黃金時代，曾用頗茄汁攪和「服特卡」，^①冒冲上等酒出買，因此趁機發了一注

① 丁蒙曼黎 (Timamarte) 一八四〇年法國 *Lary* 與 *Commerson* 在巴黎創辦的漫畫諷刺週刊。

——譯者。

② 服特卡 (Vodka) 一種烈性的老酒。——譯者。

財；還有這位威聲赫赫的 O · O · 將軍，他曾經鎮壓過什麼亂子，又曾救平過什麼案件，但是歸根結底仍是一無所長的傢伙，他自己不知道處理自己；還有一位非凡有趣的大胖子 R · R · 他把自己看作一個了不起的病人和了不起的聰明人，而實際，他壯健得像一匹公牛，而笨得像一段木頭……這位 R · R · 可說是當時碩果僅存的尙然保留着四十年代——「當代的英雄」的時代和伏羅亨斯基伯爵夫人的時代——「統統子弟舊風習的唯一人物。他仍舊保存着走路搖搖擺擺的特別步法和 *le culle de la pose*（舉止的信條）——這句話簡直不能用俄國話表示——以及那種不自然的對動作的講究，那種打瞌睡似的尊嚴的表情，那種不假言笑好像誰冒犯了他似的面色，那種張開大口打呵欠，攔斷別人說話，望望自己的指爪，從鼻孔裏哼出冷笑，突然把帽子從腦後扒到眉峯的習慣，如此等等，如此等等。這兒也有的是政府機關裏的官員，外交家，在歐洲負有時譽的要人，有計謀，有見識的人物，他們，以爲「金璽詔書」是教皇的敕令，以爲英國的「貧窮稅」是

● 當代的英雄：M. Y. Lermontoff 的散文小說——譯者。

● 金璽詔書（Golden Bull）一三五六年寶利四世所下之勅令，規定德國皇帝之選舉法者——譯者。

課徵在貧民身上的。這兒有的是熱情的，雖則臉皮太薄了一點，說話拌舌花兒的 *dames aux Camellias* (茶花女^①) 的崇拜者，年紀輕輕的哥兒們，頭髮梳得挺講究，從前額一直到腦後，兩邊分開，嘴角拖着兩綫很漂亮的鬚鬚，身上穿着真正倫敦出品的衣服，這些豪華子弟們，處處難免叫人想作他們和，剛才說過的鼎鼎大名的巴黎沒落文人一樣的粗淺浮俗。但是啊，才今有遇不遇！我們貴國的國產好像不大流行；那位 S 伯爵夫人，著名的「時尚」和「派氣」(Grand genre) 的女裁判員，嘴頭刁尖點兒的把她起個綽號叫作「胡蜂皇后」或者是「帶頭巾的梅杜莎」^② 的，她當巴黎文士不在之際，寧願歡喜結交些在當時多如過江之鯽的意大利人，摩魯達維亞人，美利堅降神術者，乖巧玲瓏的外國公使館的書記官和女性的然而早熟的善言悅色的德國小夫子們，而不歡喜本國人。跟着伯爵夫人的樣，便有一位白蓓黛公主，據說，蕭邦^③ 枕在她的臂膀上斷了氣，(綜計蕭邦在她們的臂上

● 茶花女小仲馬作小說及劇本茶花女中主人公。此處指一般娼妓。——譯者。

● 梅杜莎 (Medusa) 希臘神話中蛇髮女怪。人看見她，便立即化成石頭。——譯者。

● 蕭邦 (Frédéric François Chopin, 1809-1849) 波蘭極有天才之鋼琴家。名作有夜曲等。——譯者。

斷氣的女子，在歐洲不下幾千；還有安娜公主，倘使那藏在骨子裏的粗魯的鄉下洗衣婦不要時常露出臉來，好像爛白菜的氣味透過名貴的琥珀香似的，她可算是能顛倒一切男子的；再有範雪黛公主，她遭逢着這樣的不幸：她的丈夫有一個好差使了，忽然，*Dieu sait pourquoi*（天知道爲什麼緣故），他毆傷了市長，偷了兩萬盧布公帑，挾款潛逃；還有一位善笑的公主咕咕；一位工翠的公主喳喳。她們都把本國人撇在一邊，對他們不予理睬，禮貌不加。讓我們也把她們撇在一邊罷，撇開這些美麗的太太小姐們，讓我們離開俄羅斯樹，離開傍它坐着的穿了華貴的卻毫無風韻的衣服的仕女們。願上帝去解救她們，引她們脫離這消損她們的無聊的哀愁罷。

原
书
空
白
页